

重複與宿命的悲劇美學 今敏的《千年女優》

Repeated and Fatal Aesthetics of Tragedy
Jin Min's "Millennium Actress"

張裕幸

Eric CHANG
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副教授

張白苓

Pai-Ling CHANG
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千年女優》這部片名本身就是一個鋪牌，它給了觀眾一個想像的空間。為何一個女優的演藝生命可以長達一千年。重點是看完後，任何人都可以接受導演的說法，主角藤原千代子果然是穿越千年時空的傳奇女子，在結束生命的前夕，她依然選擇重複著追尋已然覺悟的宿命，往下一個未知的時空繼續實現年輕時的承諾與夢想。《千年女優》是一部拍攝當年「銀映」當家花旦藤原千代子紀錄片為開場的回溯性敘事結構的劇情，導演今敏以重複的敘事手法達到了藝術美學的境界，由千代子主演的一系列電影作品中，運用流暢的過場鏡頭讓日本近代歷史的脈動與主角內心情感的意識流動相互輝映，純熟的故事敘事技巧與動畫美術臻至極致而無可挑剔的境界，讓本部作品於2002年獲得日本文化廳肯定為最佳動畫大獎¹。



Jin Min's "Millennium
Actress" Repeated and Fatal Aesthetics of Tragedy

故事劇情

千代子原本是要繼承家業的千金小姐，在宿命的安排下，中學時期的她在回家的途中偶然擦撞到一位投入社會運動而被日本警察緝捕的年輕畫家。初次見面的場合是在十分危急的時刻，讓千代子未能清楚地看到畫家的臉（這是故事的關鍵），但下意識中千代子隱然覺得自己的生命與這位畫家有著強烈的牽絆。在十四日月圓之夜，千代子與畫家在藤原家的倉庫中望著滿月有著一段精彩的對話。「如果和平到來，我就邀請妳去（我的故鄉），去看那裡冬天一片白雪皚皚一望無際的銀色世界，以感謝妳的救命之恩！」畫家說，千代子望著窗外的月亮掩飾著情緒說：「啊！滿月！」「明天才是十五，月圓之夜；不過我最喜歡這時候的月亮，因為過了十五日後，月亮就缺蝕了，十四日的月亮能讓人對明天充滿了期待的希望。」畫家說著也預先

向千代子辭行「明天我就要走了，同伴們在滿州抗戰，留著畫筆和畫布是沒有用的，至於這鑰匙是能開最重要的東西。」「先不要告訴我鑰匙的作用，明天再告訴我好了，這是我們的約定。」千代子與畫家以勾手指的儀式完成彼此的約定。但隔日，畫家的行蹤被發現了，藤原家的店門前引起了很大的騷動，千代子發現畫家的鑰匙遺落在雪地上。藤原管家趨步向前向千代子耳語「那年輕人逃往車站去了」。千代子二話不說地跑往車站，火車汽笛聲響，千代子看到畫家上車的身影，「請等我……」卻來不及上車「一定要等等我……」。火車開走了，千代子跌倒在月台，望著遠去的火車說著「我一定要去，去和你重逢！」開啟了千代子一輩子的追尋，而這一幕也在後來千代子主演的電影中成了經典的橋段。

為了把鑰匙交還給年輕畫家，千代子終於踏入演藝圈並到滿州拍戲。一開始不懂表演的她，因為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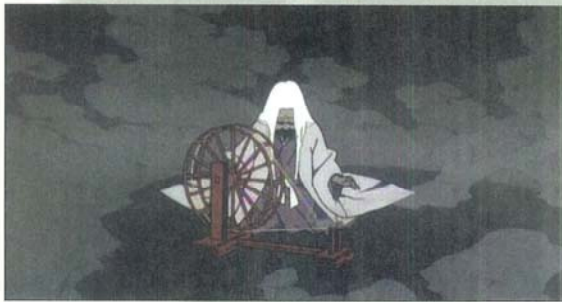
4



- 1 動畫片中千年女優各電影作品的造型。
- 2 千代子與畫家的第一次邂逅。
- 3 望著火車離去，千代子決意開始生命的追尋。
- 4 千代子在銀映公司不同時期的電影海報。



5



6



7



8

導演的一句話：「只要把感情融入戲裡，台詞自然就會脫口而出。」於是她把對畫家的熱情融入在自己主演的角色裡，她的戲劇天分與氣勢讓片場的所有工作人員驚訝不已。即使具備了天生演員的條件，成為巨星並不是她的目的，拍戲只是她尋找畫家的手段，隨著電影一部一部的發行，名氣一天天的知名，但她只期盼那位畫家可以在某個時間、某個街道看到她的海報。

重複性場面

今敏導演在這部作品的故事主軸線中用了「重複」的敘事技巧，透過千代子主演的一連串電影中以不同的身分穿梭於不同的時空當中，從戰國時代到二戰時期，從幕府時代的亡國之城到未來科幻的太空場景，貫穿日本數個世紀的時代歷史，所有的電影情結均聚焦於追尋一個無法實現的愛情。戲如人生、人生如戲，亡城公主、少女忍者到科學家、太空人，上窮碧落下黃泉，千代子的角色戲裡戲外都是無法逃離宿命的桎梏。所謂「重複」是指重複出現兩次或兩次以上相同或相似的演員調度和鏡頭調度。在電影或動畫之中，單純的重複會造成單調、乏味、令人厭倦的感覺，但又可以創造突出、強調某種事物涵義的作用。不但可以給觀眾情緒的衝擊，還能使故事情結推向更深沈的思維，使觀眾進入思考，獲得新的價值²。

今敏導演在《千年女優》作品中從千代子與畫家的第一次邂逅至滿州拍戲，脫班坐上東北火車尋找畫家起，開始了使用「重複」的

Repeated and Fatal Aesthetics of Tragedy

語言。緊接著今敏導演安排了一場衝突的事件，即東北土匪打劫火車的場景把劇情張力拉高，火車被炸毀，爆炸與火焰下千代子拼命地拉開車門，鑰匙撞擊的聲響，場景巧妙地變成了在戰國時代烽火連天的天守閣上。千代子由現實中的少女成了亡城公主，鑰匙成了時空轉換的關鍵。今敏利用流暢的過場效果（爆炸、火焰與門的開啟）毫無瑕疵地完成了現實與戲劇的切換，並進行下一個類似劇情的重複。「重複」電影語言使得畫面的事件現象，形成了隱喻的意涵，把觀眾的審美意識導引向更複雜更深層的故事意象，由圖像符號的層次提昇到意識的操作層次（說故事的策略），觀眾獲得了極大強烈的藝術感染力量，透過「重複」的操作讓藝術的解讀或主題達到有效傳達的目的³。

西方的哲學與人文思想中，重複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大衛休謨（David Hume）以來的就已經在思考在規則的自然法則當中去找尋重複的因果關係，他在當時就已經認為重複不見得為同一事件的一再重複。法國文學家布朗修（Blanchot）也提到：「人們總是害怕重複，重複是一再強調，也是一種疑問。這種質疑是多層次的，去確認問題的本質而認清答案。」⁴少女時代的千代子滿懷的熱血與信心，不顧一切地喊著：「我一定要和你重逢……」。然而現實不斷在考驗著她的意志，在拍攝 *あやかしの城*（織田信長幕府時代的城堡）電影中，千代子與天守閣女巫的對話，女巫預示了千代子內心最深層的恐懼，也是最不想接受的答案。



9



10

- 5 烽火連天的あやかしの城。
- 6 天守閣的女巫，預示了千代子的宿命。
- 7 千代子飾演幕府時代的少女忍者。
- 8 大正時期的千代子。
- 9 昭和初期的千代子。
- 10 千代子去世前的回憶，生前最後一部作品，駕駛太空船繼續另一段追尋。

天守閣女巫的咀咒

《千年女優》作品透過重複讓千代子在宿命的輪迴中不斷地漂移流轉，而追尋的終究是不得的結果。尤其是あやかしの城天守閣女巫的對話震驚了千代子，寓意相當精采。千代子扮演著日本戰國時代的公主，因為城主護城身亡，千代子心意已決，拿起城主的刀準備自刎隨著亡城灰飛煙滅。這時候，天守閣的煙霧之中出現了搖著紡織的女巫。「妳是城堡的妖怪嗎？」千代子問道。女巫：「別這麼沒有禮貌，我在妳出生前就對妳瞭若指掌。」「喝下這個吧！即使在世上不能結合，在冥黃地府也能完成心願。」女巫幻化出一杯毒藥製成的茶。千代子說「妳要我捨棄現世的軀體嗎？」女巫：「妳不是一直期待這樣嗎？」此時千代子望著城主毫不猶豫地拿起毒茶一飲而下。女巫露出詭譎神秘的笑容「哈！哈！哈！這是千年長壽茶，從此妳將永劫不復，永遠遭愛戀之火焚身。」千代子驚嚇「原來這是計謀！」女巫：「因為我恨妳入骨，同時也愛妳，愛到難以自拔……總有一天妳會明白的。哈！哈！哈！」原本以為一死了之的公主，沒想到要身陷於無間輪迴的折磨，而內心最深處的寂寞就像是天守閣的女巫般不斷地提醒自己這是一個無法解除的咒語。重複的語彙在此又強化了千代子無法擺脫宿命的無奈。天守閣的女巫到底是妖怪，還是內心中另一個自己，因為不願面對宿命的真相而幻化的恐懼的身影。這樣的觀念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永恆回歸（Eternal Retour）」也提到過。他認為過去某個時間點曾發生過的事情，在未來會以同等形式，人事時地物完全相同的情況下再次重現，有限的物質能量在無限的時間河流裡，不斷循環，直到永恆。重複是一個可怕無盡的循環，沒有明確的起點與終點，不斷地進行永無止境⁴。

千代子電影作品《あやかしの城》續作《紅之華》，時空置換從戰國時代公主以至幕府時代的少女忍者的角色，重複著對愛情堅持的劇情，原本是忍者對決的快節奏鏡頭，千代子一心要趕往都城

河畔解救被砍頭的愛人，卻被鐵鍊絆倒而成為幕府末期江戶時代京都紅牌藝妓。此時，在京都的小街上她又因為不小心與人擦撞，重複了在藤原家邂逅的橋段。似曾相識的情境，「是我，你還記得嗎？那年冬天我們是這樣巧遇的。我一直在找你！」千代子拿出鑰匙：「我想把這個還給你」，又是一陣騷動，緝捕的官差又追來了，那人匆忙逃跑前隔著木門跟她說：「總有一天會再相遇的。」千代子腦中重現當年勾手約定的影像。接下來官差趕到、問話都是過往情境的重現。這樣的相似的橋段在千代子主演的電影中重複了總共七次之多。但每次的重複，都加深了觀眾對千代子的認同，也融入故事中角色的情緒。西方哲學家德勒茲（Deleuze）也曾提到重複這樣一個語彙。他認為：重複是以某種方式進行，但每一次重複都是獨一無二的，沒有相同或等價事件的東西（人、事、時、地、物）。但重複是透過反覆的演奏（Play）或表演（一種意義或形式），導致一個更加內隱、震撼的回響，更加深邃、更內潛意識的回應。

浮士繪的風格與記憶色彩

《千年女優》回溯了千代子的主演電影作品，串接起女主角一生追尋的心路轉折。今敏導演在敘述的邏輯上仍循著線性敘述的方式，除了細膩的畫風與緊湊的劇情外，本片仍有許多突破性的手法開創動畫敘事風格，例如以拍紀錄片的角色立花玄也社長與助手虎吉原本是第三者的觀看角色，演變成玄也社長也參與演出，但不影響影片敘事的合理性，卻添加了幽默元素。另外，從幕府末期進入大正時期，導演以浮士繪的捲動背景襯托千代子從騎身（背景是西方人接觸日本）、櫻花下坐馬車（服裝開始西化、火車經過）、千代子坐上人力拉車（玄也客串車伕），緊接著汽車出現（玄也體力不支跌倒），場景過場至千代子騎著腳踏車（切入昭和時期），音樂節奏明快極盡炫麗直到遇到警官嘎然而止，一氣呵成呈現近代日本現代化一片繁華景

Repeated and Fatal Aesthetics of Tragedy

象。此段中場動畫是整部作品中色調較為鮮明絢麗的一段，其他的部分偏向記憶的色彩，鮮少有明亮的綠色或黃色的視覺呈現，晦暗的色彩基調呼應了千代子的回憶與命運。

客觀的現實一再地打擊千代子的堅持，千代子因為掩護罪犯被抓到牢房，黑暗的角落傳來詠子大姐的奚落：「何必跟自己過不去呢？趕緊從實招來不就得了。」千代子從地上爬了起來說：「就算知道我也不會說，我絕不會背叛他。」詠子不屑道：「妳現在是這麼說，日子一久就不會堅持了。」「我才不一樣，我會一天比一天更愛他」千代子反駁。「人啊，都是一樣的。」詠子以過來人的身分下了結論。寂寞正是人們恐懼的來源，黑暗中的對話，反射著人性的脆弱。

生命中最重要東西

鑰匙是《千年女優》的關鍵物件。它一開始出現也是導演放置的一個鋪牌。畫家告訴千代子這把鑰匙是能開啟生命中最重要東西。而它的作用也是牽絆著千代子一生的信物。在劇中千代子遺失了這把鑰匙兩次。第一次是詠子受了銀映導演之託所設的局，已成為巨星的千代子因為這把鑰匙拒絕所有追求她的人，即使母親多次提醒女人的青春是有限的，同樣的告誡在電影拍攝時，也出現在她與詠子的對話之中，但因為無意之中看到玻璃窗中自己的身影竟變成天守閣的女巫時，她愣住了。也在這時候，發現了一直在身上的鑰匙不見了。片場起了很大的騷動，拍片工作暫停。其他人無法理解鑰匙的重要性，「這鑰匙到底有什麼重要？」「是啊，我想知道」「我也想知道」，畫面切入《學舍之春》片中飾演老師的千代子禁不起全班同學的提問。「有一個人對老師而言很重要，這是他托我的東西。」全班起鬨想知道那個人的長相如何？突然間，千代子掩面哭泣「我想不起來了，我記不得他的臉了……」「這麼愛他卻想不起他的長相……（哭泣聲）」。後來她決定嫁給銀映導演，過著平

淡的家庭主婦生活。婚後的一次家事打掃中她發現她遺失的鑰匙竟夾在先生的書堆之中。才發現這是先生與詠子設好的局。這也才再次燃起她再次追尋畫家的動力。

第二次遺失鑰匙則是拍攝太空科幻片場之中，在火箭發射的時刻突然間發生強烈地震，片場的布景倒塌下來，立花玄也衝去以自己的身體保護她。就在千代子從太空艙中跌落下來時，鑰匙也掉在片場之中。在那危急的一刻，千代子從頭盔的護目鏡中再度看到天守閣的女巫，突然間她所有體悟——總有一天她也會年華老去，她不想讓畫家看到她老去的模樣。於是千代子退出影壇獨居於深山之中以至終老。在最當紅之際，突然消失於影壇之中，如此經過卅年再次接受蓮花影視社長立花玄也的訪談。訪談結束前發生了一陣強烈地震（當時日本關西正值阪神地震後沒多久），千代子突然身體不適送醫。在急救病房中，千代子向立花玄也告別：「我想也是該告別的時候，別難過，因為我又可以去追尋那個人了。而且你看鑰匙又找到。這鑰匙打開了我對他的記憶。」立花玄也哭泣的說：「或許這次你一定可以找到他了。」「不過，見不見面已經不重要了。因為……我或許喜歡的是不斷在追尋他的自己」。一場華麗的追尋，因為是悲劇的結局反而更添加無奈的美感，或許因為一直有所期，正如十四日的月圓之夜，充滿著無限希望的美麗。

（本文圖片來源：今敏〔2002〕：千年女優。台北：弘恩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注釋

- 1 今敏（2002）：千年女優。台北：弘恩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2 孫立（2005）：影視動畫視聽語言。北京：海洋出版社。
- 3 楊裕富（1998）：設計的文化基礎。台北：亞太圖書。
- 4 劉永皓（2009）：排演、重複與愛的幻覺——分析王家衛的《花樣年華》。戲劇學刊，10，7-24。